

诗人贾漫

●郭东昉

1

我与贾漫下棋。

这是他家的客厅、餐厅兼书房。撤掉菜盘、饭碗、酒瓶之类，餐桌就是棋桌，就是战场。

车马将士相，棋子各就各位。贾漫正襟危坐，一脸的认真。他身后，是两个摆满书籍的书橱，其中最惹人瞩目的是那一整套洋洋大观的《全唐诗》。书橱外贴一纸条，上写四字“恕不外借”，白纸黑字，坦坦荡荡，毫不含糊，折射出诗人的坦诚与率真。

此刻，他整个身心已全然在棋上。每施一着妙手，他脸上便涂一层喜色出来，甚至，嘴里还会发出“得儿”的一声脆响，以此加重着他得意的分量，表现出一种孩童般的欢欣。

诗人嗜棋久矣。他将许多宝贵光阴消磨在棋盘上，在这张纵横交错的网中乐而忘返。诗人因此而失却多少漂亮诗行？有人将此称为“贾漫现象”。

他棋艺高我一筹，刚过中盘，便已胜券在握。他显得悠闲起来、超然起来，自然也谈诗。谈吐间，常有李杜佳句脱口而出。有时干脆离案而起，抑扬顿挫，晃首吟哦，或是屈原的《离骚》，或是李白的《蜀道难》，或是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，诗人相显露无余。

贾漫，离不开诗，同样离不开棋。

2

贾漫兴冲冲迈进我的家门，来做我的座上宾。

这是1983年深秋的一天。

饭菜吃得少，酒却喝得多，比酒更多的是绵绵长长的话语。

“那年隆冬，朔风将你吹进寒舍……”他说。诗人式的幽默，诗人式的抒情。

他说的是20多年前的一幕。那时候，我还是一名傻乎乎的中学生，正将诗人梦做得如醉如痴。怀着一腔虔诚并几页诗稿，在一个寒冷的冬日，我登门拜访了诗人贾漫。在他当年那间小小的书房里，我把自己习作的几首诗念给他听。诗人微扬头颅，微闭双眼，听得好不认真。而我心里则十分明白，我的那些习作是多么的稚嫩和粗糙……

贾漫是以雄奇瑰丽的诗行闻名于诗坛的。他诗人的才情，诗人的气质，令见过他的人为之倾倒。他的诗集《塞上的春天》《春风出塞》，一直为我所喜爱。这天，他给我带来了他的新作：诗体小说《野茫茫》。厚厚的一本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。翻开

首页，是大气磅礴的诗句：

啊，大野茫茫……
密林。茂草。波浪。
毡包。骏马。牛羊。
沙漠。骆驼。夕阳。
黄昏的黑水闪着白光……
泥土草根吹来了凉爽……
生活总是给人以希望，
啊，大野茫茫！

诗人的诗风，一如既往，大河一样的节奏，大河一样的豪壮。

3

塞外青城的五月，天地日渐透明，日渐清新。

我到贾漫家去，邀请他参加五月风诗会。他很兴奋。“此乃诗坛盛会，青城盛会，我当然会去参加的。”他说。

到了那天，诗人飘然而来。

五月满城青翠
五月诗兴火红
面对八千里边疆
报到春雷一声

诗人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，高亢、铿锵、悠扬。迈入老年门槛的诗人，仍显年轻。

会后众人合影留念时，不见了贾漫。将他的诗献出之后，他已悄然离去。

数日后，街头偶遇诗人。

“我找小段下棋去。”他兴冲冲地说。

小段是市里新近冒出的的一名象棋高手，诗人与他交锋数次，互有胜负。不知此次会如何？

4

2012年8月5日，贾漫病逝于天津。

我从书橱中找出他那本著名诗集《中流击水》，翻开封面，扉页上是他劲秀的字迹：

郭东昉同志留念

贾漫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

在诗集的封三，我写道：“突闻贾公西行，惊愕良久，痛惜良久。先生才情横溢，襟怀坦荡；赤子之心，从未褪色。茫茫人海，诚为难得。”



刘芳 摄

婀娜的柳

●刘守林

在城市，嗅一嗅垂柳、青草的气息是一种奢望。

不由想到儿时盛夏，情趣十足，最接地气。站在垂柳树下的一只羊，绕着树转悠，发出咩咩的叫声，固执而软绵地叫，把山里的河流弄得此起彼伏。我弯下腰，只为好好地欣赏它。如今在城里，悟出来的垂柳味道也截然不同。

每当漫步在青城公园，信步在满都海公园时，只要稍稍留心，那石桥旁边或者是湖边，定会发现一株株、一排排、一簇簇垂柳的身影……

垂柳，是上天恩赐给我们的一种美丽的景观树。她身姿婀娜，柳枝低垂，千丝万缕，微风中临风起舞，阳光下柳影摇曳，姿态万千，难道不美吗？

春姑娘降临时，垂柳的芽苞慢慢地从柳枝条上的芽点挤着钻着探出了头。春风吹拂，春雨润泽，新芽潜滋暗长，好像只有一夜工夫，柳叶便鲜嫩嫩地萌生着来到这神奇的世界，恰是“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”。你若清晨去公园看垂柳，仔细端详她的树冠、树枝、树叶，像刚出浴的美女，缕缕的青丝便是她长长的秀发，美美的，这正是她的轻柔之美。

夏日，太阳火一般的红，炉一般的热。垂柳挺起腰身，舒展着浓密的枝叶，屹立在湖边、路边，张开她那一把把大大的绿伞遮阳蔽日。三三两两的游人常常聚坐纳凉，有的打牌下棋，有的倾心聊天，有的吹拉弹唱。垂柳枝条在微风中给人们带来丝丝清凉，柳荫下避暑那是人们惬意的地方。如果偶遇雨天，密密的垂枝树叶也可暂时定定神，等待天气晴朗。如果有风，垂柳枝条飘飘缈缈、潇潇洒洒，人们心情更爽，这便是垂柳的飘逸之美。

夏日纳凉，人们坐在柳树下，那当然是另一番景象。那里垂柳婀娜，树的倒影映在脸上，微风袭来，自然更清凉。有时微风拂过，湖水碧波荡漾，如在摇篮中一般。纳凉聊天，是每天的必修课。老人常讲些故事，男女老少听得津津有味，大人有时切好一个西瓜，用盆装好，每人吃上一块，轻风一吹，身上心里都是凉凉爽爽。

夏天刚过，秋便来了。蝉的鸣叫依然，小鸟仍在嬉闹，云彩更加绚烂，轻风更加怡人。垂柳仿佛在耐心地等待着，等待着秋的到来。秋天，是她轻歌曼舞的又一个好季节。她抖擞着精神，翩翩起舞，进入梦幻般的意境，如诗、如画、如梦。渐渐地柳叶开始变黄、飘落……但是人们却是更加依恋她，爱怜她……

当冬天到了，垂柳无私地脱下绿袍，一片不留。她挺直腰杆静静地站立着，露出棕褐色的身躯，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，柳枝像长须长发，随风飘扬。她没有悲伤，没有遗憾，静静地等待着春的到来，这正是垂柳的恭谦精神。

垂柳形美意美，自由灵动。古新兼容，韵味悠长。垂柳虽无言，也是无韵诗，我便爱她、敬她、欣赏她。仿佛我的梦飞奔在各式各样无名的垂柳上，她的模样久久地映在我的脑海里。

芳菲物语

三角梅之恋

●刘亚华

那是一个傍晚，我散步时经过一个破旧的院子，一大抹艳丽的紫吸引了我。走近一看，那是一丛从二楼阳台上倾泻下来的花朵，花枝茂盛，从阳台上钻出，斜伸着身体往外长，只见紫色的花朵挤满了枝头，形成一道花瀑，从二楼垂下两米多长，格外惹眼。因为这一道花瀑的点缀，破旧的房子也有了生机与朝气。细看才知道，这是三角梅。

三角梅是寻常的花朵，公园的花坛边，小路边，这里一株，那里一株，花树不大，花开得也没有那样壮观，因而没有引起我特别的注意。我没想到三角梅竟然还能长成这么惹眼的花瀑，从此我就惦记于心。

后来去花鸟市场，我又见过几株高大的三角梅花树，足有两米多高，整棵树上都挂满了花朵，不禁啧啧称赞。听老板介绍，三角梅有好几个品种，花有紫色、绿色、玫红色、大红色、

黄色，但紫色最容易爆花，而且室内室外均可成活，于是更加心动。

迷上三角梅，应该是一瞬间的事儿。想在自家阳台上养一株三角梅花树的愿望便在那一刻产生了。没有院子，便计划在阳台上养起来。于是淘来小苗，栽在小盆里，三角梅也确实挺皮实，不需要怎么照管。虽说是封闭阳台，通风效果一般，很多花都扛不住，一株一株地枯萎，但它长得枝叶繁茂，如若叶子牵拉，浇一点儿水第二天准会生机勃勃，我对三角梅越发喜爱了，种了好几个颜色。特别是盛夏时节，三角梅枝头开出一朵小花时，我激动得无以言表。

如今，我的阳台上已有四株三角梅。常常是这株谢了，那株又开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阳台因为有了三角梅的点缀，变得绿意生动，而我的生活因为有了三角梅，充满了惊喜和快乐。